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

餘姚黃宗羲編輯

序七十一

贈序

贈南潯人丁叟序 楊循吉

士所以學者將以為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  
弗信故以其所有者之為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  
是此乃士之所以為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  
文好士之文者甚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于售

明文海 卷二百一  
公卿之視之者以為潤色紛采之具不以此重于士之  
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  
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  
共讀之以為樂然豈士之願也哉予少為士切有志于  
學心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  
也南潯人丁叟未嘗讀書而勤心求乞予之文此固得  
于誰乎而亦何用哉然余以為士之文苟不為天下所  
好則苟有求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于使叟  
好其文而無所用于士則亦可嘆息矣而豈余之願也

哉

贈李典籍序 崔銑

高陵李先生守典籍三年考績得上考將還南監司諫  
呂道夫偕銑往餞之李先生吾友呂太史仲木之外舅  
也吾友之賢天下莫不聞先生恬雅沉篤見容者消其  
吝接言者去其躁昔孔子稱子賤謂魯有君子焉夫君  
子者教立則變宗有介石者直講也太學自介興故道  
有可尊不計乎其官人有可師不賴乎其勢先生之職  
典籍也自經而下咸在焉凡數十萬卷矣當年不能誦

其辭累世不能究其學太史公已病之夫先達之道存乎經耳學者倦于行於是乎深性命之談亡其本于是乎長鞞革之飾始也以經進而中也與經戾是故習詞賦曰屈曹而已矣不曰風雅習文章曰遷固而已矣不曰典誥習訓詁曰王鄭而已矣不曰伋軻習事功曰律例而已矣不曰經術習玄理曰虛靜而已矣不曰孝弟習通變曰謀術而已矣不曰仁義甚者勦古義而易其文早已就而高其論代增人行假以名世學者皆眩迷而不知要銑聞之古詩三千篇孔子刪為三百而後始

可誦法夫慕父母者孝子之行履六經者醇士之學是故經行而習同習同而德立德立而化行化行而天下國家可從而理也

贈吉安張太守序

馬中錫

六曹皆官也世獨多刑官六經皆學也士獨好精法律學謂其一官刑曹百務皆諳一精法律終身取辦視他官若不足為矣故人恒多刑曹官而刑曹官亦以此自多予未敢為盡然而亦未敢昌其說成化甲辰春秋官員外郎張君抑之以年勞遷吉安守抑之先君子嘗贊

太平郡幕有遺愛民至今懷之侍御鄒君公輔郡人也  
因謁予文以贈予往未敢昌言者今可以言矣夫大江  
之西固多劇郡然十三郡中吉安號為尤劇邇年俗漸  
于澆民健于訟非得長者坐而鎮之不可默挽其馳突  
而潛消其桀驁豈專刑名法律家所能諳且辨哉予官  
諫垣八年於茲校閱刑書封駁件誤習見所謂刑名法  
律矣奸者舞文以規利廉者彌文以近名刻者深文以  
示威不一而足輒喪所有負所學惡在其為諳而取辨  
哉亦嘗習聞抑之矣其為人務為長者其立心恕其決

獄平其為文無一切深刻巧詆之辭其貌謙其氣冲虛  
不自多精于律學不自謂為精以是為守易也耳豈必  
取藉于彼哉若刑名可以取辨法律可以諳務則商鞅  
韓非輩駕伊呂而失孔孟久矣夫六經檢心之書也法  
律刑人之書也學者明經致用尚藉之資奸偽以懷心  
術况法家流乎窺抑之風度而上泝其先人之流澤  
抑之之賢固有自来而牧民異政有享惠心果非一刑  
名之可例論也譬之役徂者然秦之者固得其用朴之  
亦可得其用相與角于市無異也至縱之林木之間而

明文海 卷二百八  
招之秦之者但見且來而朴之者但見即走矣法家朴  
但者也抑之秦但者也秦與朴其為道殊其效亦異  
吉之民其亦知所審焉則可矣

贈李明府汝弼序馬中錫

進士李君汝弼補襄陵令人見其風範壁立制行斬然  
正人君子之氣可掬遂逆其為政有可觀也一意勉以  
入為臺郎至形諸筆舌率皆諛詞而少規諷中錫獨謂  
其不然夫天下事未有慕乎彼而不妨乎此者也必若  
而人之言是欲天下為令者動輒以臺郎自許而後不

敢怠其政吾見天下之令從茲弊矣譬之食與獵然一  
下箸之頃志在太牢則其飯脫粟也必無味一發輒之  
初志在逐麋則其願兔毋怪乎其不審也今期人美政  
誘人美官何以異于是政恐其致力于彼者專則用意  
于此者雜而規圓始未免乎毀方矣且今之為令者天  
子何以知其賢而擢用之也其必先獲乎守又獲乎臺  
然後獲乎銓曹而聞其賢于上乃召為臺郎也否則雖  
賢不能自達而欲為令者憧憧以求之可乎哉其弊必  
將使人背兔以從麋唾粒以噉肉巧其政以求售矣此

心一萌設機萬種新譽日規舊學盡負君子忽為下流  
 正人漸為曲士為斯言者慕之也守有司也徵科者有  
 司之所事也臺憲臣也繩人以法者也銓曹黜陟官也  
 責名檢以進退人者也然惟巧者能中其嗜尚以獲其  
 懽心為故以徵科中守則取諸民也川漁原狩皆舉無  
 逸鱗網合無亡蹄而守之心獲矣以守法中臺憲則法苟  
 相存不顧政之虎逝而臺憲之心獲矣以名檢中銓曹  
 則布被食餌者櫛比以欺世而銓曹之心獲矣大中之  
 有大獲小中之有小獲不中則無獲也誰復抱拙而不

為巧中哉其寃必至天下之邑無一賢令而天下之令  
 無一善政然後已吾故甚不滿于以官勉汝弼者也雖  
 然涎鼎不可以誨烏獲而舉鼎者必烏獲學誣不可以責  
 韓娥而善謳者必韓娥窺驄睨象固不可以喋上獻喙  
 于正人君子而隼鷓鴣之羣詐能舍正人君子哉是  
 則私有望乎汝弼

贈張巡司序 馬中錫

篠人張汝誠以精深吏事從事公府數年得官為即墨  
 古倉氏又數年以出納底績進秩為武進奔牛鎮巡司

明文海 卷三百六 六  
以相戚故謁予官卽視范之而髮種之矣予進而告之  
曰若知巡司官之道乎夫官以巡檢名則其職在弭盜  
而百務貴檢察然今之盜未易弭而盜之情未易察也  
昔之盜以貧今則殷富者亦或為之矣昔之盜以愚今  
則號為士人亦竄身其中矣昔之盜畏法令則玩而易  
矣夫搜捉之官巡徼之卒詢其所如而掩其不備所持  
者法爾盜玩而易則法不足以制吾法不足以制而吾  
弭盜之術始窮檢察雖極于精明而無所于用且巡司  
卑官也高位大僚發踪指示者也司督理者以多賊而

通音問主案牘者以稔熟而竄姓名勢家為之居停主  
人不敢物色貴幸為之保庇愚主不能盡法卑官何所  
用其力耶是必端廟堂之本以清于源拔介特之操以  
勵于節倡輿論之公以正于俗源清則盜無所庇節立  
則盜知所耻俗正則盜無所容不煩刑誅而盜可漸平  
然此非汝誠事而亦非立談晷刻之所能盡也禦盜則  
稽察非常得情則哀矜勿喜汝誠之所當自盡者如是  
而已危言高論其於汝誠何哉于其行姑與之飲酒而  
已汝誠嘖感言曰是誠難矣誠非吾所敢任矣書斯言

昂以我值清節敏才者將以告之或藉以集事遂書之  
贈黃子省曾序 霍韜

昔年讀文恪公哀榮錄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者  
公門高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黃子往  
復札書又見黃子所為空同集序又知黃子篤好古文  
詞所自作逼真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黃子者可以文  
辭表樹于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古道而黃子尚  
助予之蹇也乃今秋仲黃子來自姑蘓過予見古樓聚  
語累日復見所序水經見所叙西京雜記諸書則曰黃

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叙高士傳見所叙洙泗本旨乃  
又曰讀高士叙論可知吾子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旨  
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我也乎乃今黃子告歸曰何  
以教我謂厓子曰予何能有益于子也予之荒陋何能  
又益于子也若學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  
亦成家矣皆予所無能復益于子也嘗聞之學以洞見  
大源為要而戒于小道之溺譬之萬井之邑口中之衢  
徑什伍比聯亦萬其禁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循衢次  
窳什伍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由以識也不能數徑

有鳥曰鸛，雀之屬也。振翮而過萬井之徑，一盼瞭如學。亦若是而已。黃子于道務，見其大意，其必為鸛也。無俟于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于子也。究竟大成，惟黃子也。

贈王躍之還建昌序 夏良勝

文武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兵農一也。後世而二焉。今欲其一難矣。此經世者之難言也。然有易而一之者，何哉？每聞章縫談兵法，指畫勁敵，如在目中。譽之者曰：文武才也。介冑之士，稍有事，筆墨約束，衣帶類

寒士人亦異視之。兵制繁壞，坐食以困農。尺籍半虛，調發不足。按籍刺丁，壯威貨廼，訖猝有警，備又驅以先之。冀傷敗可以避法，求其故則曰：是以賦出兵之意。嗚呼！若是而為文武兵農一也，是何其易也。歐陽子謂困天下以養亂者，虛矣。而武士征行若棄于市，書生制敵一試而敗，獨劉秩也哉。是古之文也，以資武。今之武也，以冒文。古之農也，以寓兵。今之兵也，以厲農。故今之文武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今之兵農之一也。余欲為昔之二不可得已。然而習尚非可以旦夕移。規制

非可以草率議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則懷天下之憂者於一方君長寧無有厚望者乎千戶侯王君躍之余少以文字友者也茲歸守禦吾邦其於武事國當深講者而邦伯韓君又將家子躍之夫亦有所遇矣志相成而類有所感則樹兵以衛吾農者可幾也且為謝曰余亦談兵者而今則已矣然亦豈但已乎蓋恩所以一之者而未得其說也

贈鄭子榮還曲江序 張岳

鄭君子榮將歸曲江詣予別予飲之酒而問道所由曰

有二西出新林浦沂采石入湖口泛彭蠡抵豫章城下以歸易矣而有彭蠡風濤之險東迂道千餘里以避彭蠡歷吳會橫絕兩浙統衢信而亦會于豫章然迂迴緩曲不如西之捷也予曰行也期至爾無速于險道途所次山川之迂徑疾遲固將道之以至者也苟不止無不至焉夫彭蠡風濤晦冥變化頃刻殊狀使人心掉神慄及俄而就定波平如掌一駛千里豈不足以快所適哉然有幸會焉則整裝東出緩轡徐棹其于至也誠的而安矣嗟夫天下未嘗無久遠不可至之道特巧于涉世

者不勝于好徑異幸之心學飭于私見而名之信否幸乎人事決于小數而功之成否幸乎天夫豈無所至焉以自信其心由君子觀之則有逡巡退避不敢一投足于其間者多矣是故難易者勢也近久者時也裁而處之者義也化而忘之者道也道義所安命則立焉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獨歸乎哉子榮再拜曰守仁也問行而得持身之方敢不敬夙夜于是復酌飲之而與之別

贈郡丞春江李侯序 張岳

余昔居京師頗久幸官間事鮮喜與恢廓辯博之士譚論古今制度得失蓋至于兵制末流未嘗不慨然三嘆也人心之靈可使百世四海而相通至于血氣之剛柔強弱雖父母兄弟不能相授今使從戎者世及違其水土風氣履行陣于數千里之外徃焉未必足用也民之以世及從戎者徵調騷動困且極矣而戎衛之符檄交下歲月未已識者咸知憂之特委諸莫可奈何曰法則使然噫法固然也行法之意將不在人乎餘于李侯佐治吾郡于郡事無所不與亦無所不善而清戎尤其顯

職嘗嘆曰今天下兵弛民困養兵之費既竭民膏血贍之復驅彫瘁之民以充其無益之數吾勢與位不能及遠泉吾赤子也吾敢慢視乎哉故佐衛五年四方戎衛之符至辨其真偽量其遠近審夫家衆寡蘓瘁之數以權其當行與不當行者苟可以免吾民患留不遣蓋候勢與位之所能及及盡心力而為之如此若夫位守有限非侯所能及者則與余同一憂嘆而亦莫如之何也天下之治非法制明備猶不足以攝人心而防世變及其既也法有時而弊不知所以變通之復為之申令密禁

而法之弊者愈深固而不可解則當今之可嘆者豈止一事噫安得千百李侯者布滿列郡以蘓吾民哉御史簡公采侯善政而旌獎之益亦有以知侯者故叙

贈王與喬南歸序

張岳

嘉靖乙酉冬予北上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銓曹寔與偕行予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沂泗攷歷齊魯舊墟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輒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能舉史冊所書者與余參評其是非可否及予至京師幸職事稍暇抱疴寡出與

喬亦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談故鄉桑麻節候以暢豁  
幽懷如是者又三閱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  
之曰士不遠遊不足以知宇宙之大而宇宙內事與其  
深思博攷于一室也孰若足跡四達心目之力俱遠然  
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喬北上也寒漲初縮舟  
滯于江臯河渚冰雪交互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  
勝之也今炎暑鬱蒸行者以為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  
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  
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况有義理為

主于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死生之擾者真如飄風  
浮雲安能以有芥蒂耶與喬之官曰陰陽訓術夫陰陽  
之理未易窮詰若夫氣與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  
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子歸矣伯氏與竒讀書窮理必  
有得于是試以吾言問之

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張岳

昔人謂司馬子長文得山川之助予嘗攷其足跡所及  
自龍門南徙江淮而會稽而禹穴又折而九疑沅湘既  
已挹其精華秀麗矣乃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則魏

然崛起者岱山詭然怪特者鄒嶧之刻石宛乎周旋揖  
遜之迹若與神接者夫子所講之射圃故子長之文渾  
深雄壯而紆徐曲折又不失法度可謂至矣予愛其文  
辭想其舊遊處又恨無子長奇氣不能迹而遊之今年  
夏吾年友陳君士特拜新泰學博新泰岱山麓邑而魯  
之故都夫子遺風存焉所謂巍然崛起詭然怪特宛乎  
其迹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迹而知矧士特起  
南荒北遊京師又東而至于是也信乎追子長之大觀  
矣然子長之所得特以雄其文焉已耳夫子之道在六

經其行事之寔在春秋而尤詳于魯其當時會盟戰伐  
歸取之地荒城頽址不與人代俱往猶往亡散見魯之  
東西郊想其人與事攷其是非成敗亦有使人咨嗟感  
創不能自己其有助士特專門之學亦豈在子長之文  
之下哉古之學者既有義理以養其心矣及他所以輔  
養之具不一而足其在庠序則有釋奠釋菜之禮釋奠  
有樂釋菜合舞樂有德有語而舞有位又習之于射以  
觀其德而皆以禮樂為之節如此其詳也而今皆廢不  
講其僅存者亦皆苟且臧裂不足以為法魯有聖人之

風焉豈無聞而知者士特相與講而行之以教其所  
以養心成德又豈但取諸足迹所及而已哉士特將赴  
新泰告別于余有故為函道其所以樂仕于魯者若是  
云

贈大叅孫公毅庵序張岳

昔人論士行得失深致謹於方圓之辨自靈均已有是  
言其曰何方圓之能周乎夫孰異道而相安蓋不以圓  
為善也柳子厚反之曰人當方其內而圓其外方所以  
能守圓所以能行余以為內外一理既有意于圓其外

矣則夫方諸中者安能固守而不變哉孟子曰規矩方  
圓之至也是皆有天則存焉聖賢之道天則具于心而  
時措從宜以適于用未嘗不方也而未嘗不圓故學  
者之所以持身應變豈必于其方圓之迹云乎哉亦反  
諸心以嚴其天則而已矣某年二十三始識毅庵孫公  
于浦城其後六年復見于南都又十一年乃今復見于  
廣石而公之踪跡則自縣令而給舍少叅憲副得罪當  
道落職典史稍起令官其於得喪禍福去就升沉之變  
備嘗之矣而未嘗以易于初豈非剛方自信之士哉夫

方圓皆天則也非圓無以濟方非方無以用其圓然或不得已而至于過也則寧于方焉過之無寧于圓故曰行已有耻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皆欲人以方自勵也方中其節無抗之為激挾之有隘執之為滯是亦圓而已矣况夫無是病而備其則如公者于以適天下之用焉往不宜哉公以廣西叅政改江西諸嘗同官者宜有贈言謂某受知于公者命之使言故敢竊推公制行之寔以告之亦不肖之所願學者焉

贈冒玉華遊南雍序 林春

冒玉華先生以選貢來京師上春官試大廷制也將遊南雍東城子雅在鄉曲寧無言以贈其行乎蓋天之生才不甚相遠人之自遠每失其初故才者自見其才抑或為才可使竟成技藝之小而能自養者則又就其才之所近者從而裨益補綴以文其才以發其粹若將曰本吾心之所有者從而直摠之因載籍之所傳吾惟精進焉耳庸何傷况美愛可傳言文行遠在大賢亦所不免何在其為非學乎噫古人立言與今人之用心可窺矣昔孔子論文曰辭達而已矣非臨文修詞以緝其事

而寫其情也蓋事在言前意因文顯故有孝親之心者言自藹然有忠君之心者言自愷切言發于心意足于養不求其達意足而文自流不求其文言文而道自載如水之來其源不竭其流自長其流既長其積必大汪洋充溢風過文生天光雲影相為照媚而生色變態隨感順應有不可以盡藏者矣是孰使之然哉氣聚而不散力振而不衰神顯而不藏泯乎穆如莫知其妙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文之則也若徒摘前人之言以發在我之蘊意不融而辭不達中無主而氣不攄殆

不免于牽合比擬力索強探精神之感發旨意之紆徐不能使人聽之心融見之色受也其豈降才之殊哉養之不同耳玉華先生幼負雋才長而能文及其養而有成也父兄多賢詩禮奕世故才成有本養必以道不徒文而足以顯其身大其遇者有可必矣今而南也豈無所自見以大其養乎予嘗遊南雍矣見其分甚嚴其禮甚肅謁國子先生于堂下而莫敢接詞其道甚尊然後知高才多下盛德若愚氣概一世者亦將自歎而且藏矣蓋東南之賢咸聚于此人文之化寔始于南君子親師

取友以大其養者不容不卑以受也故名世之賢輩出君子之游亦竒玉華之往也得無撫時慶幸少同于予乎况才而且美于此益粹其和養而能成于此益增其大行將望重鄉閭而子弟從待用銓司而上下服豫養之文于是大顯若夫一第之榮則係遇不遇者數也何計乎况又將來科第不靳玉華之游而夙成遲發又造化之厚待吾人者也而君子之自養則又不盡囿于天者是惡足為玉華勉乎

贈少府吳竺原述職事

薛甲

事有合于法而睽于情者君子或是焉而未必其是也亦有合于情而睽于法者君子或非焉而未必其非也南倭不恭朝廷歛天下之精兵猛將屯聚東南而使元老董之廷臣視之于聲罪致討之宜得矣然而所屯之地皆耕稼之地也所役之人皆耕稼之民也必以為是則東南財賦于何而出西北饋餉于何而供以是為是焉而未可也廼若開閼塞通市易使邊方之民得自縱于法度之外則必有犯禁而于法有所不合者然而內地之民得耕桑矣海外之貨得流通矣其利又有在焉

明文海  
卷之八  
六  
可以其不合于法而遂非之乎君子為國家長遠慮則必量輕重度緩急故法有所不必拘而名有所不必拘者昔魯人獵較孔子從之子貢贖人不受金又從而非之夫不受金潔名也獵較爭端也舍潔名而就爭端聖人之慮豈不及此而必為之者誠知拘于法拘于名非所以安人情而適治道也人情之所不安大亂之道也皇明包宇宙以為國畫宇宙之所有以為財而財之所產其最多且鉅者莫如海既煮海為鹽以供軍國之用矣而其利之所不能畫取者畫以歸諸其民其所不可

必取者畫以歸諸其四澤雖其間市舶有司提舉有官防閑之具未嘗不設然而樵漁者不禁互易者不禁大抵皆網漏吞舟者也夫王者聚人以財而顧踈濶若此者此孔子不拘法不拘名之微旨也且夫山陬海澨之人挾其百千萬鎰之重貨泛拍夫巨浪之中不俟開船以與中國之人交謂之夷人犯禁可矣然非取諸中國者也中國之人取其家之所有不俟開船以與山陬海澨之人交謂之曰中國之人犯禁可矣然越人于貨者也中國之與山陬海澨之人犯天子之禁欣然各足

其所欲而無擾于內地之人內地之人亦無患于山陬  
海澨之擾以寧其幹止安其稼穡而無貽朝廷與公卿  
百執事之憂則是不拘于法者乃所以深拘之不拘于  
名者乃所以深拘之故曰不治要荒深治之道也或者  
不察願謂法之不足以盡奸而益詳其法謂名之不足  
以盡寔而益潔其名卒之法愈詳而奸愈不勝名愈潔  
而寔愈不足凡令倭人所以敢于操小舟而出入于三  
江五河不假向導歷兩浙犯留都如蹈無人之境而無  
所嚴憚焉者皆昔日毀雙桅戮通番之人之說啓之也

昔也寬之而不來今也嚴之而愈犯此其是其非其利  
其害其輕重緩急較然明矣夫由昔之道觀之至易也  
由今之道觀之至難也舍所難就所易夫人能為而莫  
之為者無有以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入告天子與  
雖有能言之人而無可言之期也虞廷述職敷奏以言  
謂凡事當言者皆于述職言之也乃今嘉靖丙辰當述  
職之期天子憂東南多事免其郡邑之長而俾其貳行  
竺原吳君吾郡之貳也敷奏之道無分于長貳則竺原  
其當言者也吾邑尹金侯某以君之將行也與君之嘗

有惠于吾邑也而微言于予也惟今日之務其最先者  
莫如治倭之政與其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遂書復  
侯俾藉手于居焉且曰是可以言矣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序七十二

贈序

贈徐子容序 王鏊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蓋自國初迄  
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而西無聞焉西之人未嘗不學也  
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僉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  
為是因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

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右之世家獨不然其子縉依予學者為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脩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鄉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也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難事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闕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寬衍有山泉衆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閱于古始發于今其發

也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獲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也而來也

贈謝給諫序 趙貞吉

謝右溪子入為諫官慕學甚至曰吾從事于學則不疑于言矣既引疾歸曰吾不能不疑于言尚其專事于學矣雖然朋友蓋遠微言難析吾其困乎於是諸君子謀為定志明學之論遂以委于某應曰唯也夫至尊者

道也至樂者學也學以聞道志以成學也然而學不信  
心久矣惟其不信是心是以志無由立蓋此心不失即  
名為志此志不失即臻道域也今先不信心而志從何  
生志隳而學宜其展轉外求而自蔽蓋深矣其以為必  
先討去其蔽而後可與共學是以古之朋友旦夕聚處  
先王教化亦必羣處校刻而後成有由然也夫學者之  
蔽有測窺前聖模度後賢摘服佳言飭行善事身心互  
持徒相窒礙而此念既熟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  
心而依倣妄念逡巡襲取也亦有取自胸臆懸立標準

即以標準為師而別起意念常受法為隱微牽絆未有  
止息抱此情識自諉曰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依憑  
妄念虛恍意見<sup>也</sup>亦有醉心陳編馳騫文學研究糾曠增  
長聞見剽竊空談支離著述身心漂泊至老無聞而言  
語之微矜持影響及淹浸既久家具頤成矣遂自諉曰  
志者其蔽在不信自心而枉肆妄念紛紜玩物也又有  
頗知向學而厭靜喜動厭動喜靜者在靜無主則雜念  
輪轉而苦眩不寧在動逐物則境移心變而煩惱復作  
或滯靜而沉昏是宅或徇動而神守離軀或照管馳求

以為近取檢點科列以為自治惟此枝條最為煩多而終歸于廢學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妄生支離也又有志非真切訖意終名依傍仁義之途而自以為是日作心勞之偽而不覺其非止于補塞脫漏惟知脩飾觀聽故多欲之根日深而智慧之種將盡矣然而性無滅息本知獨良或因考古而發憤或聽人言而忸怩或因順境而真見忽開緬思有為或因欲極而天心復見即期解脫或惜歲月之不可留或嘆古人之不易及或光風霽月之下而暢然自由或迅雨烈風之前而暢然追悔皆

其本心忽明之端不可昧也但舊念既熟而新知尚生熟者有欲可依而舉見前生者無本可援而掉遺失是以卒歸于不學無志而已矣其蔽在不信自心而立基無地也夫五蔽者言其略矣五者交錯互相生養而蔽無窮矣今欲直得本心而確然自信惟當廢推諸蔽洞然無疑則本心自明不假修習本性自足不俟旁求天地萬物惟一無二在己具足浩克充周矣雖然非有師友淵源之論砥礪切磨之功奮起塵俗超然物表誰與領此其濡迹宦途而學稍歸一則以京師豪傑所聚而

誨我無涯矣謝子離索之憂其誠然乎哉雖然謝子本  
知與天地萬物同其良也與百姓日用同其能也與千  
古萬古已去未來之聖哲同其妙悟也疑此者謝子之  
真疑也信此者謝子之真信也真疑之體即信體也真  
信之用即疑用也求去其疑非信也求臻其信愈疑也  
是謂不假脩習之心不俟旁求之性也謝子能言予言  
乎鳥啼花落皆是師資行道之人示我妙用而孰為離  
索之用哉雖然五蔽中人如惑予之言則予又將復為  
蔽人矣諸君以為何如為我告西川志士以為何如

贈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趙貞吉

嘉靖甲寅之夏某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選司為郎  
坎壈瑣倭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之氣哉蓋浸  
浸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諳損表之士又時喜  
勃于中而機衡于外躡屨之與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  
不自知其何也人見予若此以為猶故吾為不知予將  
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迓直旦夕去之與履狝竈者比  
耳吾友華亭楊子幼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  
也忘其身之坎壈瑣倭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

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事勁  
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揚子亦以予為猶故  
吾在者也夫揚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  
異日為世之類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願揚君  
乃若不知予志意之哀何耶夫以揚君之明何可謂不  
及知予哉予內懷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揚君之信予杜德  
機耳居無何陞揚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舟  
矣考功萬子揚子驗封黃子稽勲塗子者皆揚子之舊  
僚友也以與揚子知新而好深宜授簡而撰辭嗟乎予

之好揚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  
陋與罷剗見聞薄名檢利方旁合于世耻貧賤而貴顯  
融乾沒世利三倍而揚君談仁義不幾發冢之辱哉君  
矯上然下然誠暮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  
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矣殆若人之儔與雖然揚  
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逝將背馳向之適  
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揚君同其相知而  
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所難也古之君子  
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

忘士哉嗟乎吾徬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倭庶幾乎獲亦多矣

代贈司馬曾確菴平戎入覲序 趙貞吉

皇上即位命都御史曾公討治西戎之不靖三年乃克年定之天子異其才擢為兵部右侍郎戒行有日于是成都守徐君授約束服師旅煩劇之任于公所者二年餘矣夫兩賢相臨相知必深而兩知相別相慕必切亦人之情也乃與其屬內江令陳子謀曰吾何以答我撫臺公相知之義哉安得能言又為公所知者道予意俾

不敏之身宛如隨其言以待公行哉即以陳子為介而託諸野老乃予謂陳子曰予非能言者然公實知予言誠不可已也初予與公書曰公知道又知兵也然未既其說也今再盡一言之蘊俾太守藉手以壯公行色可乎陳子曰若此寔徐守之光雖諫亦頗有榮幸焉予遂言曰夫道者通于物之名也通于物者必通于己也未有不通于己而能通物者也上下四方而身處其中謂之物也矩者通于物之准也絜者通于矩之用也噫亦難矣要有本也傳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夫至

忠者通于物之性而忘其己之身也至信者通于人之情而忘其己之意也故至忠者之事其所天也忘其百骸而一念存焉耳孤忠所發金石可化而天下其孰能當之故成務而妙用不窮至信者之臨其所御也忘其羣疑而一真寄焉耳至信所符豚魚可享而天下其孰離之故握機而智用不測至若兵者又道中之一事耳以為詭道而非至忠不能行也以為詐事而非至信不能克也夫吾蜀坤輿之地古來賢哲所共經營也而深于茲道者其惟孔明乎南中之役孤忠懸于主而至信

寄於敵去之千年猶有生氣乃今曾公之平戎節大類之倚乎休哉豈非睿聖臨御道術將興而士氣與世運之交盛公為之先乎夫十年之前方隅之勤不敢望以忠信風之頽也久矣今主上以冲哲凝命吾相蒿目而憂人才之寡助益以西南隅事試公于難非以為便也公于時視其所天之事猶曾閔之視其親之身也覩于無形也聽于無聲也秉心履履一跬步而不忘也故忠達而信之者至矣將帥信之矣士卒信之矣百僚士農信之矣蠻忽而平倏而滅矣宵爾不知其由矣此之謂

至忠非與夫孔明之平南中欲生之以廣輿宇故信以寄於敵也公之平都蠻也欲滅之以靖華民故信以寄於敵之敵也此又法之變也陳子曰何謂敵之敵曰兵法曰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夫能破敵之心者是謂敵之敵也以信為羅而致之是得破敵術之上也淮蔡之李祐也淮肥之朱序也遼東之田疇也得之皆能使敵自解體而忘者也此之謂攻心而曾公平之我券也予故曰公知道又知兵也夫知道者公之學之正也知兵者公博學而通于術也古之賢哲未有不臻于道術之域

以待世之用者夫使世之患常少而才術常多則不患于不治矣如使世之患常多而才術不足于用則君父家國之責奚託哉古之儒者不得用而老則以道術傳諸人焉為後世人才計也以此為訓猶有陋儒擁敗絮以自高啗短藿而傲世曰吾脩儒行也問以世事則曰未暇此曷稱哉昔冉有之與季孫布車陣甚精也季孫問曰子之于兵精矣其性然耶夫亦有所授乎冉有曰噫皆夫子之所教也此又何行何暇也哉且予聞之廣道術于一身以備世之用者才士也通乎人已者而後能

也廣道術于天下而俾一世之才足一世之用者仁人也則通乎人已而達諸天者然後能之公之茲行豈徒然乎予之所望于公者非仁人之事乎斯言也俾太守以壯公行可乎陳子曰先生之言其義大矣謹授簡而書之以誌吾守汲以達于公不敢後也

贈申陽鄒太守序 劉繪

儒有修行効功致位業顯威者久遠聲名惟抗才與節施于當世當世亦服之而已然才達論易縱節約論易狹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得非謂此與故士

負才性多不羞小節而喜功名耀于春秋或因時取卿相至極富貴不厭節士懷孤行抗論執正義室室桑樞含水疏食為快然進用常不合而亦取榮名于時是二者古人事業各有著見後之評品亦異揆以中執之論必大賢君子有推移化裁之妙云徃予濫諫垣與翰林荆川唐公論事荆川持論重節義曰節勝于才猶為得已而失節又奚云才故闕士人取與如恪也庶恬靜嘿才雖無所見必歸之清流因謂士之廉猶女之潔為名言也予謂近代文山公正氣貫日月素喜豪奢縱聲妓何

也荆川曰古人德業自有可學與不可學如文山吾但學其正氣其豪奢聲妓吾絕勿學可也異日江西羅念庵遺書于予中有云士大夫立事務求本心若任才性而不求之本心則事雖極奇偉終歸變詐念菴雅善荆川二公之學方繫時望而其識略相符也予自諫垣觸罪守渝州三年服是論是常注心日期不敢負交游為家居十年靜觀州郡守令廉詬因以為百姓禍福詒一方利害小大二公之言又若針砭券契不可舛也聞信陽守鄒君政和操嚴清素自持與吏民毫絲弗染堦

無請寄之私館之食客之費百姓歌頌傳播諸守令墨者聞咸愧省予懷其名而私慕焉乙卯秋鄒君赴省試校文錄予長子為首卷遂託文字與予父子善厚予長子往謝留廨宇數日歸語鄒君少從荆川先生游性耽澹泊飲食服御一如寒士信吾師也予喜與所聞合嘆曰荆川公倡古學于東南其門人弟子相傳舉業射科目達者顯志詩文以通前代孰如鄒君篤信行其所學利澤及民物其得荆川之精者乎今年夏六月撫按交章論薦冠於諸郡節判賈居君率僚屬吏民賀為迺徵言

于予不能文申去光且三百里治行施設賁<sub>未</sub>郡務莫能原察所聞清德自珍遠邇同附是能介然守其師之訓大者足述矣夫冉求聚斂公綽不欲孔子論成人而兼用為豈聖賢自處欲嚴以範世而其用人又取其隨時成就以立功名當時未與<sub>論</sub>極論之今不知鄒君以為何如也嗟哉嗟哉靈水耀淵香玉秀谷士以潔而寶世也古人懸魚寵節留爪表介物微而志貞苦烈千載人心同艷矣今廟廊之上有聞鄒君者豈不以為銅章墨綬之華也哉

贈上元簿何君懷珍序 徐階

凡天下之能有所樹立垂聲不朽者其果在人耶位耶有其人矣無位則不可成有其位矣無人則不能自成然則二者之中孰為要曰人為要天下之事有<sub>上</sub>其位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其人而成者也吾于上元簿何君懷珍有感焉君始為廣之白沙巡檢白沙負山濱海寇出沒無常君時能捕其酋佛朗國人以蜈蚣船入寇船制上廣下銳環植以木百夫鼓柝倏忽去來矢石不能破又為鏡人小相貫著鉄丸其中每發可二百

明效海  
卷之五  
步殺常十許人吏卒莫能禦君間行誘其黨盡得其法以歸因以技攻之賊不敢近廣人用寧嗚呼君巡檢耳其于位非有藩臬牧守之尊其于資格非有公孤卿輔之望而廣之寇盜上之人所不能制者君獨能捕且却之其誠有不繫于位者耶自有廣以來寇盜之患非一日吏于其土非一人而卓然有所樹立使後之人歌其功而不墜者至于君始一見吾不能無少望于在位諸君子也廣之有山海小寇未足為重輕佛朗之禍可謂亟矣使其時非君出使死力以圖之其能遽就寧乎吾是

以幸廣之人獲受君之庇而又惜其不幸而不得置君于藩臬牧守之位使盡其才以衛其民也今天子明聖治安之念日久不忘于懷自廣之吏以及天下聞君之風其亦惕然于中乎夫苟惕于中則必思以名于世果如是吾見治安之功不難致矣請為天下賀之君名儒懷珍字江西寧都人其將赴上元桂臚輩若干人謂予曰子素知何君不可無言以贈予曰諾為之序風于縉紳為

贈黃益偉南歸序

陳琛

南京刑部廣東司郎中<sup>黃</sup>孟偉弱冠時習為舉業或曰是質寔者不能為華藻之詞取科第必遲而乃以二十三年領鄉薦二十七登進士第既而主事刑部或又有曰是剛且方者剛則用猛方則寡諧于仕途必不利而乃以清慎明恕著聲合遠近士夫無異詞焉余用是知夫質之美者有華剛之善者近仁而方于行者亦未嘗不圓于智也然則人物深淺寔未易知而余亦安敢自謂能盡知吾孟偉者哉茲以六年考績援例得乞歸者將行大理林君茂貞邀吾閩諸大夫携酒贈別謂余於

孟偉有一日之長不可以無言且曰仕宦畫錦之榮春風彩衣之樂皆不必贅頌進孟偉于古人中<sub>而</sub>期之以遠且大者余曰君與孟偉皆同安人也同安先哲蘓丞相子容在熙寧中以不附王介甫罷歸君以其人為何如茂貞曰不附介甫則正人也又何議余曰釣磯丘先生葵亦同安人也處衰世而卷懷不出何如茂貞曰斯固正人也以其隱而無所建明耳然此二公皆千載人也吾與孟偉願學之而未能及余乃作而嘆曰介甫抱負經濟以周禮為必可行蘓公未嘗有一言稱其行之是

而鈞礪則確然謂周禮之當遵是二公意見自有不同而茂貞孟偉乃皆學之而自以為不可及然則義理固自無窮而作見亦不必皆合惟其人之正而已耳正則自古非必事<sub>上</sub>步古人之故轍也蘓公不附介甫固未必謂周禮盡不可行而使鈞礪得行其志亦未必謂周禮一<sub>上</sub>皆宜于今也居今之世服今之服司馬衣裳之古伊川帽桶之高亦或有訝之者噫古道之難行也久矣慕古而能深知其道者亦豈易哉余于孟偉既不敢自謂知之盡則于古道固有不能盡知者矣而又何言

以贈我于其行也姑隨諸大夫與飲酒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陳琛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照之千里囊糧來予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聞為歉余告之曰吾飢焉當食即食渴焉當飲則飲困倦焉當睡即撫枕而睡<sub>上</sub>足焉當起即整衣而起徐<sub>上</sub>焉而行安<sub>上</sub>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邵堯夫之閑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于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

亦取古人之文如濂溪之太極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誦  
讀之而不暇及于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  
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會聖賢  
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于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  
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清值  
月則與之俱明值菊花之黃梅花之白則餐英索咲而  
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田父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值則  
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咲談及衰否則戚  
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

馳騁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  
吐之于壁立萬仞之崖初不自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  
于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為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  
止于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  
年覺其言之太繁然後卷而棄之

贈胡思巖山人序 翁萬達

山人異人也故浙東天台產負氣多奇術云往者南海  
郡守為吾友鄒一山氏勅政勤務戒門者謝游客上至  
不得見山人來獨請見又長揖不拜一山驚訝山人居

與語大悅且贈之文七極都麗傳誦閩粵間于是閩粵人咸知山人異人云山人後持一山書走蒼梧見余如初見上山余亦如一山欵山人敬重之會有交州之役余軍于龍虎營于念崖挈山人往同起居坐卧即吐漢人望山人欲物色之不可得山人時時讀軍志說法朗然相助余有搆畫間以詰山人山人能甲乙其說一日督府蔡半洲公檄予若諸文武寮以討叛酋者暨其黨數百人先以偽降誰營所動息必偵知余慮事泄禍且起肘腋會諸寮持督府檄詣余言余故焚檄諸寮怒恚

余稱病呼其酋若黨咸以首搶地出血謝因遣之他所第留魁惡黨磔死不可原者數十人領以故所昵漢官使譏視閩壘伏勁兵擒之而山人不知也數十人者驍雄矯健無不當百又行不解甲雨乃解伏兵利其解也不且改圖以獵為援而山人又不知也明日當獵余以問山人雨山人曰觀星卜不雨余曰不雨可獵邪山人曰獵必大獲且異獸也及明余約諸僚若山人獵于營之東二十里封牲饗士肆筵為歡或擊壺彈棋頃之見一騎遙來余目山人曰得非獲異獸者邪山人不悟

諸僚第相顧亦不悟會報數十人者就縛諸僚若山人始大悟焚檄出獵計咸起謝余亦謝諸僚若山人且曰山人山人山人之言中矣山人狂呼索大杯鯨飲又婆娑舞擊鼓而歌諸僚亦有歌且舞者爛醉而罷踰旬交州平山人以余欲改厝先慈故復東走潮州為相擇利也余歸不得穴大泣下山人亦泣下後得利穴余沾沾喜山人亦沾沾喜既畢厝事余使人奉金謝山人山人怒不受曰山人利而金邪而何小山人余曰第以為贖耳乃一咲別去山人遂于南海家為嗣是四五年余念

念山人會山人詣闕下上書請纓書數百餘言可否伯

王出入韓白譏切當時見者大驚異司馬職方氏亟索山

人語刺口不窮乃檄使山人詣余朔方軍余喜謂山人

曰定欲復從獵于浚稽五原之間而以錫奴天驕為異獸耶趙晉雄鎮可一遊也山人遂遊覽趙晉間于是趙晉人

亦咸知山人異人云夫趙晉閩粵南北之極陬也而其

人願盡知山人名即中外賢公卿士夫亦因不爭先敬

重山人如一山若余者豈不誠異人異人哉然余方圖

返初服買山種藥為安生養命之計又擬與一山氏結

廬金石談學著書抗志浮雲轍跡九有暇時登陰羅望

鳳凰徐察地理求所謂青鳥牛眠者將籠有山人奇秘而山人乃反效故吾談劍攘袂事耶山人好為之垂名竹帛傳耀來代是不難山人今且歸葬其母于天台再來時即余已海上然必留故所佩劍弓及圖書一篋界山人

贈憲使莓厓周公入粵序 宗臣

鄞周公往以上命來督閩儲無何謁上上以公當返閩而粵于閩最近會粵憲使奏缺上遂以公為粵憲使命至閩而方伯楊公嘆曰公何復出即出何粵也以謂宗

子宗子曰斯上意哉楊公曰上意何者宗子曰余讀秦漢之際而知粵之難治也乃無逾今者昔之難在有其粵者也而不在粵也今之難在粵矣而尤在乎使其粵者也當漢盛時呂嘉背王太后之議恃粵之強不內鄉一夫耳而天子至命伏波樓船戈船三將軍統數十萬下蒼梧牂牁往討然而君臣上下之畫毅然毋抗者則以呂之故而無與于粵也今島夷者何為者也乃能以其一朝異域之人而與我粵人驩粵人日釀美酒烹大肉以待其至即不至且搃大艇載酒肉及絮繒遺之有

司稍亡詰問輒走敵中令其持刀大呼攻城野掠率格殺數百人而去有司上書言狀上非不欲命大將軍統百萬盡捕殺諸所昵夷者顧念此皆吾赤子也與其亟而兵也不若且飭而憲故以三尺付公上意深矣楊公曰公之奉上命以往則嚴乎宗子曰余知公之不欲嚴也夫三尺者法也天下未有法而不嚴者也公獨奈何不嚴也嗟乎粵人之昵夷也豈真其父子兄弟哉毋亦夷持其所以生之之具而招之而治粵者輒又嚴刑酷罰以趣之死夫好生而惡死者情也生之而不趣死之而不

避天下無之為今之計不若緩其所以死之之具而漸示其所以生之之路寧使之稍肆于其內以玩吾之法而不使之法密而不勝以求快于其外而至于絕吾之法則其視吾之所以生之者不殊于彼也彼又安得而奪之斯弭亂之術也若朝論殺一人焉暮論殺一人焉則其心愈駭亡則疑亡則亂即遣使大將軍統數百萬盡捕殺之何恐哉故曰公者不嚴者也其亦上之意也公念之矣故事同采諸公遷去輒有贈言是時公徑趨粵而書來問所以贈者楊公因命宗子言宗子于是以

其與楊公言者報公已上首所擢士為御史忤貴臣斥去已又為縣官為藩臬臣令四十年矣非上念粵甚豈復令公南哉今且召公矣

贈蕭文或序 何景明

蕭文或先生與余父兄游者數十載與余游者六七年博雅志愨凡世之詰姪侮衆方閤然文或獨漠然不知也余益愛焉語多合意嘗謂曰君其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乎余第進士猥來見訪至再乃徵余言請為別號余知文或者將安辭遂號曰古峯嗚呼鑿彼混沌一派

世道萬偽日滋吾嘗高卧北牕之風想無懷葛天之民慨身世之既遠也及道西華玉井覽其峰高寒竦人由是又南望匡廬五老巢入空冥氣含鴻濛雪落太古乃登羅浮七十二峯于飛雲之上別來嘗夢想斯境梯石磴披蒼翠浩歌煙霞深處與華胥氏往來不知有人間也則文或之古峯亦此類也耶然文或世族江西漢唐聲華令益顯家地之古矣標支野鹿貌之古矣太羹玄酒文之古矣余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心之古然則文或之古峯將凌太虛入廣漠而求之無何有之鄉



以盤錯而不避至于命之為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為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為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雜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

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為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具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有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己失人者則既失于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己者則所失者已耳可以勉而補也說命曰惟學教半古人之于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子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于是諸

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為忠  
寔長者氣溫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為師者可謂有志  
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為學官然司訓于官為貳其  
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于官為長而一學  
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  
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  
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說以贈君哉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于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

廩餼也甚風其在國學天子至為之饋醬醢爵而鄉學

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

教者少矣今之戒于學者則異矣饋醬醢爵之禮其廢

于國也既久而其戒于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

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于守與令之庭候顏色怒喜為

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朝者少矣故古之戒

于學者常易而今之戒于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

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脩乎其身執物化導

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襟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

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于于然飽且卧而已矣故今之戢于學者常易而古之戢于學者常難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為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為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為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于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

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一再三不変而移之郊典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况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朝之子弟欲驅之帖：以就吾教以冀于負才僭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

行而吾固已無愧于古之人矣自余為諸生所見不啻  
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于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  
來仕途則以詢于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  
于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々如此耶  
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為才耶若丘君者其幾于  
自盡而為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于身貧而  
無所緇于利于今之藪々藪々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  
典藝不知于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為其人  
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為待者之厚薄

者有之矣向使藪々者而出乎古々亦未必不以薄待  
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于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  
待之耶余嘗問丘君于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  
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  
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  
然則所謂嚴而事之典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  
余既有感于古今之難與易而喜于丘君為余之所求  
又冀于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信遂書之  
以為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遂不辭而序之

贈竹嶼呂通判序 唐順之

今之為蠲災之說者余知之矣有司以災上之計府主計者量其所災而上下其所蠲之數宜乎所災與所蠲必相當也然主計者疑于有司之不信也而必裁其數于三分之內有司者亦逆知主計者之不吾信也而必溢其數于三分之外大率主計者之蠲災也十裁而為七有司之上災也七溢而為十然後有司之所溢與主計之所裁較足相補而所蠲與所災適得如其分數而無盈乏若使據寔而上焉則是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

也然災有七分以下皆中飢小飢也猶得溢其虛分以求不失乎寔分之蠲若夫大飢則其寔分已盈乎十而十之外有司固不得復溢其虛分之三以待主計者之所裁矣其所蠲亦不得過七而止則是大飢之所蠲常不能如其分數也夫所蠲既已不能當其所災矣况所蠲之分數云者又非通而計之也其法曰留者蠲解者不蠲大率一州邑之稅解者十居七八而留者十不能二三也顯計留者二三分之中而蠲其十之七乃通計留者解者十分之中僅得蠲其十之一二耳則是十蠲

其七者虛也而十蠲其一二者寔也若使其所虛蠲者未及乎七則其所寔蠲又當通少于一二也夫災之數溢于十而蠲之數裁于一二此如徧體殘矣而益之以一毛然尚有一毛之益也而况所謂一毛者又未必在民也其或有司不能皆賢也胥吏寔操其散歛之柄蠲詔下矣隱而不布也鞭笞競行程期轉迫至于一無所負而後出詔而揭之壁則固無用于蠲矣是蠲之公困者虛也注之私困者寔也有十分之災而卒至于無一毛之蠲嘻其亦可嘆矣章丘呂君判于吾常以督稅為

司者也君操履修潔饋遺一無所受可謂皜然不涅于緇其才精于勾稽胥不能欺也而窺其志蓋若不欲以繭絲為功者豈古所謂撫字于催科者非耶己亥之歲將入京師既成事將返郡求余言以贈是時東南諸郡大災斗米百錢而羨中家以上不能具饘食其野人或剝樹而啗之余不知主計者得如其分数而蠲之耶抑猶不免乎裁其三分如曩時耶將通其留者解者之算而蠲耶抑猶不免乎不蠲解者如曩時耶呂君以督稅為司則固曰知受成主計者而已矣知盈算而轉輸

之而已矣主計者之所裁也解者之所不可蠲也此呂君之所不得專焉者也若夫裁補乎官私羸胸而操縱乎貧富予奪踈其鞭笞而緩典之期使所蠲者雖一毛必達于民而所不蠲者不至乎棘以厲民此呂君之所得專焉者也君為其所得專者而已矣君之所得專焉者余既以告于君而君且信而行之矣則君之所不得專焉者又安知不有以吾說而告之主計者耶安知主計者不且信而行之耶然則東南之民其亦庶幾乎飢而不害也歟

贈蔡道鄉序

唐順之

嘉靖己丑余始識道鄉于同年中己而同事于吏部後數年道鄉為刑部郎余見之京師又數年道鄉謫為廣德同知余游金陵而道鄉適任焉于是又見之于金陵自始見道鄉則貌樸而氣溫如良金之蘊于礦也再見之其貌煒然其氣充然問之以古人之書無所不通間或作為文辭率能與一時文士相馳騁上下如虎豹之不肯自晦其章而蔚炳時見乎外也又再見之則貌之煒然者以凝氣之充然者以虛與之語非六經之蘊不

以言從而叩之非君子之儒不以存諸胸中如草木之將落其華斂其元氣而歸乎其根也道鄉年未三十而余三見道鄉亦不過四五年間耳既已屢變不可涯涘而且卓然有志于道借使過此數十年余不知幾見道鄉不知道鄉容貌辭氣又何如而其于道何如也其所謂速化者歟夫學者非其才之足貴而聞道之難聖賢之道易以簡而學者每病其難聞何也其母乃多歧誤之歟故學者必一其所志而後精乎其進百家衆藝莫不皆有可喜可慕而皆可以附託于聖賢之道後生耳

目好奇而不擇方其力蓄而氣銳力蓄則必有所所湧非泛濫不足以肆氣銳則恥于一藝之不及又安能奪其可喜可好而專事于淡乎無味之至道哉其習之也惟恐其不博而不知博之適足以溺心其羅而張之也惟恐其不文而不知文之適足以喪心實及其力利于無所不搜氣竭于無所不恢于是向之可喜可慕者或如搏影而不可得或得之又不足以理身而養性而適以溺乎其心喪乎其質于是始欲反之于道則力已利而不能果氣已及而不可鼓大率少年剛銳之士不患乎

進之難精而常患乎志之不一至于力利而氣竭則雖或不患乎志之不一而常患乎進之難精道鄉既已落其華歸其根以一乎其志矣夫聚其全氣典力無所滲洩而一以輸之于道至于久而未有聞焉者吾不信也在道鄉精進之而已于是道鄉遷官廬州將行廣德諸生彭某輩來求余文以贈余欲堅道鄉之志而勵乎其進也故聊為之言以俟異日更見道鄉云爾

贈宜興尹林君序 唐順之

宜興環山為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狝異獸柿栗茶笋

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為漕賈于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窳之人而自老于岩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稅不待督而人為吏者既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迴溪峻嶺飛泉石竇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為吏也蓋凡宦于東南者莫不以宜興為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

巧于捭闔既無以異于大都喧市之人而豪富人家競為浮侈與吳會爭勝山谷之毗往來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独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于曩時而為吏者亦苦于簿書之煩且勞而不暇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如此余嘗登銅棺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庶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為之慨然太息其老人為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拊循其民後為吏者見民之饒給又蠶、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

之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偽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大率在長吏矣于今廼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于法吏為政潔已而恕人未嘗取辦于敲朴鉤擿以為能然而其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于法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致理之速也夫民之于吏如金鐵之在鑪冶惟其所鑄南陽好商賈而名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翕然為之改觀易聽

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者是余知宜興之民復于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樂矣余于侯有同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深望于侯焉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獬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雜飲酒呶號視直而不能側教高而不能下手足之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踔張投石超距以泄其愾急而宣其氣卑躬俛首覲顏笑而柔教音飄紳襜袂與人為

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人其容如彼其所為亦且暴戾恣睢忿憤所至輒批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久而文法行往：見為皆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苦戮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為世大詬不思其為則非而其容則是彼其懲之：過而斲以自免輒改其容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效不亦可患也與且其容非矣而其為亦卒不能大

變于其舊是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息意捋士卒如恐有傷尤蕪于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為是矣予獨怪其容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落之在羣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飲酒不得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襜袂與人為俯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而斂飭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之故有以贈趙君

贈青崖胡先生序

王宗沐

凡爵于朝自一命而上莫非仕也而有曰師三代之隆由國都以達里塾設不一方而倚之均重其或自心性道德孝友姻睦之行以及于帚篋價贊拜起趨走之節其具自綴兆壺矢控楬縵絃之文而達于糝糶鄉膳烹飪鬯鬱之細竒衷逃離之為禁而候撻屏移之為刑無不得執焉而其所在則雖天子之尊世子公卿之貴相與拜伏乞言袒割醕爵以望其導諭當是時師重故道尊道尊故德貴而才全而天下淳流朴泐禮樂之具迨于比屋何其盛也自先王之規阻變乖闕所謂制科詞

訓之學始聲于其間自漢比宋英詎相背然非是則無以羅天下之才雖其終有愧于古而亦莫能草至其列于學官典夫冠婚射饗舞象所以輯純斯民之心志耳目之具又以盡廢然不知是時之為師者其亦何所循以為教也有其具假令非人可緣以守無其具非其人則無所恃以為地然則後之師也其不亦難于古与使天下之士自童而白首弊精神工為制舉以應有司齊繩引墨推其得舉比其立朝策政視其舊之所學若芻狗然而為之師者亦惟其言之求其有脫然不羈于法

制獨申其或然頗亦不數而其專于道德心性者往往出于私承而非朝廷之所置而其或目為偽而禁之者矣于此時則盡去甚隆重拜伏乞言之礼公卿不下士郡守不迎師其誰為非嗟夫三代之治其亦莫可得而復也已我朝建學立師度越前代英廟慨然視古更省設提督官以文學行義之臣充之而隸其銜于按察既已貴之為師而申以玺書固惟其滌濯凡近陳常于時明經飭行以推明天子教化之意而于所謂制科之文亦不得而廢然士習于其中得喪蔽病交蝕並耗生人

之所急者有所偏重而不暇稍為振飭將舉先王之所謂微文要節舞象燕射揖遜周旋之容大都以為迂濶而無當輒用譁然不安全感之廣僅歲得至一揖而進講固不能使其遽而諭所謂學政教官者間多衰暮率用苟且之意以格于其間而不得盡行所謂有道成人之旨純襟輕重勢使之然而師之戒亦容有非國家所以責成之初矣天下胥才自館閣以達縣令無他途得廁于其間而養育之道缺而不圖非素蓄而預儲之卒至而求宜其不媿于古而有不辨也某之不肖頃嘗濫

等於粵雖可憑據如制奉之文莫之能校而况所謂心性道德者間嘗記憶經史推其一二哢其聲以號于多士然士亦以其徒騰口說而莫予信以其相與稍親不駭若以為可姑塞其責而今反思之則爽然自失聲短響微光沉照狹不可得而強也嘉靖甲寅移官東粵時綿州青崖胡先生方正師席見其篤諭深信士習煥然幾于大洽余竊喜同志之道行而未幾先生又晉等移視江右先生自翰林為給事中淹歷內外二十年誠余所謂文學行義灼然于時而施之于嶺表效又明著

如是江右多才號稱理學名區而又得如先生為之師則余平昔之有志于古者將且復見故獨道師道之重以望于先生而且以致余之愧焉夫賢者不拘時不恃法江右之士自今有勃然而興者其有以報余矣

贈康長公序 王宗沐

惠安康長公由江西按察遷浙江右布政使其三司僚長貳餞之江游執爵帳別戀德語離而副使王某次酌而起曰別則諸君語備矣某請道公行之大者國家置吏在外有監司長貳府州縣有守令某布星羅上下相

維守令責以疆幹敏寔而監司則責以端廉儀刑二者才不患其不兼而其地不侔監司率不能為親民者之為故各得其或則治而欲于兼則頽為病今天子求理莫急于平寇而地莫大于浙其為奉德意則莫重于監司守令而余于此猶有感也幸于公請道其大都國家享太平二百年而壬子海上作難倭人挾海賈入寇始驚浙之東徧黃巖是時其事頗微而倉卒失備遂至蔓延根芽迄今八歲于茲則北山東南閩廣皆往被兵調遣征翰羽檄交馳民不堪命東南西度迄無寧期而

經時者始有莫知攸止之憂矣其嘗家居觀所謂備禦之策為撫心而嘆寇亦以此窺中國之短長宜其益自肆不復知創民安得枕而卧也今為民病者莫甚征輸夫養兵所以禦寇即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軍亦其宜焉者然今征輸而不免于寇與征輸之費而不為寇也則令其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上也豈其帖然無詞哉練兵之令下所以省調遣名曰練兵又取其妻子田廬盆盎之資以給之而徒抱空名帑藏之出護曰給兵則如水入海不可窮詰然且以為禦寇也而賊警終

報則烏鼠分散向之黃頭鞞膝插弓而仰食者殊不可恃而其勢不得不出于調遣調遣之病民方甚于寇然則民征輸以奉兵不足又令其掠民以食而寇固自若也其庸者既不辨而其有彊幹敏寔者又或觀望隨時而監司亦頗以急為解不復繩察于此時民之望于上者又豈獨不能無詞而已哉自起事時迄今稍增監司常員以補守令之不及將以督其無成而察其不才者以時黜陟之也而其事之瑣細與行之緩急者即監司坐而蒞焉彼為虛文以免一時無所不敢而其最踴疆

幹敏寔者為虛文益工故名寔頗失而事不足賴廼以  
為寇不可去何其論之不審也故監司之端廉儀刑者  
所以成有司有司非監司之端廉儀刑無所師以為善  
則民之病愈甚而寇之不平不可冀此固今之通患也  
公涉世憂時且閩中國有寇余語豈不然哉朝廷憫元  
元擢公今官公往為部郎有教出于浙僉憲久之轉廣  
西十年而始調公于任進吃立山峙不以一字通權貴  
其持身不以一毫自溷而秉持端方韜其疆幹敏寔之  
才而表儀標幟人望之不敢以苟且事公而浙又舊游

其行事規條尚有在者布政司于監司又最尊以公之  
端廉儀刑其有不惕然易轍者而督府得又如公亦可  
以相成其忠公為國之心則寇且不日平今天下談寇  
者率言更將增兵而後守令言守令而不知其由于監  
司故余因公行而指其大者焉公他日以儀表四海非  
他道也僚長貳咸曰王君言知公而切良其遂書之

贈督府胡公秩宮保序

進周詩

惟我國家聖祖神宗建極統天文經武緯方內安乂垂  
二百禩于茲我皇上龍飛五位一德合天百靈效順六

合之內山陬海澨之屬靡不鳴。翹首內嚮中興之烈  
照耀千古莫之與俛。頃者倭難弗靖于我王度。揆厥攸  
自則我中國叛逆之黠。曰王直者寔倡而煽之初。直之  
生也母夢弧矢星墮懷中。已天大雨雪直陰以自負。長  
乃結諸無賴亡命越入海中。始以貿易稱船主。繼乃以  
威信懾伏諸島中。諸島人即無不帖服受指者。久遂僭  
號徽王。橫行海上。適我邊陲久寧武備稍弛。直乃據薩  
摩洲為巢穴。而時遣諸島夷分道入寇。肆行剗剗甚乃  
墮城邑。殺將吏。吳越閩粵之間千里騷然。殆無寧歲。于

時非無惟嚙投鉞之臣。爪牙折衝之士。相與竭謀戮力  
而要領。固得績劾罕覩。適公以名御史奉上簡命。巡按  
兩浙。值茲多難。惕然主憂。廼躬探甲冑。親冒矢石。策勵  
將士。累收殊捷。靡以軾在激揚。而後剪除靡以任專。風  
紀而玩寇孽。上廡知公忠誠可屬大事。一再陟為少司  
馬。右都御史。總制浙直軍務。便宜行事。若曰東南之事  
一以委公。云公感激知遇。思隆報効。益竭訂謨。誓清海  
甸。開府以來。大小數拾戰。誅戮俘獲不可勝紀。然尤深  
惟禍源洞茲。孔始謂渠魁未殄。枝蔓曷除。而直方雄據

險遠非可爭旦夕利于風濤舟楫間也廼密疏以聞上知公方畧有據倭在掌中屢降溫旨期成大功方是時公籌畫淵秘非直凡衆所未喻即將校部曲薦紳大夫鮮有能窺其際者先是常係直母妻于金華獄中公釋而優厚之乃遣謀士詣直所宣布朝廷威德及公曲成意甚厚俾其秉時立功保全母妻陰以携其諸島之交直素謂中國易與勢成犄角驚然而來蓋其意上之將有所逞下之亦不失謀官封要開市云公逆知其計闔關中會徐執而禁之始顯列其罪狀于上得請乃肆諸

市朝而傳首海上由是邊陲息警將士解甲振天子之明威奪諸島之標幟正叛逆之罪典洩神人之憤怒遂令畎畝載寧閭閻安堵化妖氛為祥光易呻吟為歌舞在昔吉甫奏功于周廷方叔壯猷于荆蠻條侯定傾于七國晉公底績于淮蔡然猶假之殺色積以歲年血兵其刃敵膏于野未有計定于一旦收功于萬全殲積久跋扈之雄無片甲隻矢之費若斯之奇者上嘉乃丕績爰採部議進秩宮保蔭一子錦衣千戶公承命瞿然曰茲賴主上神聖明見萬里廟謨宸斷艾此元兇願臣何

功之有懇疏以辭不能違安而論者方謂公爵未酌勞  
功浮于賞夫宋祖惜樞相于武惠姬公遜碩膚于東征  
聖主靡吝于爵忠臣罔居其功豈非千載之符合歟公  
新命既下于是邑大夫李君走使白下微言贈公余惟  
公勲庸巍煌行銘太常被教詩與主上神武光明共  
垂罔極頌述功德揚盛美以詔方來則史氏職也爰為  
之序以為公贈

贈嚴宗源序

徐渭

楚鍾儀繫晉軍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為楚伶使鼓琴樂

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思一鼓而琴  
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夫漆面而  
印鼻如又剝然所對者拳桎縛楛諸械所見者白日走  
群鼠爭人食所語者蟻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  
以娛而有諸若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  
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于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  
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訂酒舖食飲吾于其地  
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為余  
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

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為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  
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為誰與  
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于囚而不去我也予聞  
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于其再至也書數言以  
歸之意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今不能江湖也  
苟相煦以沫不猶愈于已乎

贈郡守張白齋公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之出處無常惟其是而已寔見得是者益寡矣  
嗜進者溺于出非也恬退者甘于處亦非也何品藻人

物皆恒退是予而司銓衡者亦每注念于若人而獎以  
示勸庸非以出之非是者徒為失已而反是猶足以勵  
俗故耶于戲此可為世道慨矣若吾郡守白齋張公之  
出與處其皆庶幾于寔見得是乎抑直為今所獎予而  
徒收勵俗之譽乎公少有奇節厭俗學為文辭必上躐  
晉魏為五言詩必出入陶謝隳隳陳黃或時出新句奇  
崛變化如龍行天蛟出壑雷電杳冥風雨交作人莫之  
測公既邁往即無意進取有功公舉進士輒掉首弗答  
至尊翁先生督責之嚴乃不得已為科舉業既成進士

復棄去故于詩若文造詣益專擅名者反後焉由進士  
為大理為吾郡取衆惟寬蒞事惟簡不屑取能吏名  
亦不求速化公庭晝寂則託興寫懷時與素翁右臺相  
酬和間洒茅龍作草書道勁有体石翁內翰殆不能過  
公于富貴泊如故在郡六年乞歸者再今年春歸心益  
急公牒屢上而巡按藩臬諸公咸慰留不可公乃自上  
疏情迫詞慷慨若不能一日留者其視緋衣象簡曾不若  
角巾野服之便覆旌五馬曾不若扁舟短棹之適黃堂  
畫戟曾不若茅齋几研之幽以淨甫山水雖奇勝曾不

得一遊亦孰若四明之湖光嵐翠為公所有可以朝夕  
至之為樂宜公之決有歸志也巡按胡公知公不可留  
乃援恬退例為乞轉官致仕上亦嘉公志下吏部議擢  
公福建參政俾得遂所謂以去報至公欣然戒行李就  
道若公者其始終完名而無玷缺者欽泰之初九曰拔  
茅茹以其彙征公之出無以是乎遯之九五曰嘉遯貞  
公之處亦何負焉故謂公為出處皆是可也謂為今所  
獎予而收有勵俗之譽亦可也何也勇于退者難乎其  
人也兩庠諸文學感公之德相率請予以贈予亦辱公

知者又忍以不文辭故叙公出處之正以壯公行且以復諸文學之請公琦名君玉字鄞望族也

贈邵博蔡我齋致仕序 方良永

士君子視身之大節有二明義理也決去就也然未易能也溺于利者忘義急于就者恒依々不忍去有如我齋其庶乎我齋少承庭訓長從陽明王先生有志節不為俗學丁卯舉于鄉試禮部不第意教官可就陽明先生止之曰子以教官為易為乎其煩印于人一也自是歸卧不出者十年丁丑成進士仍初意疏乞得教授吾

郡上官未浹旬日即欲辭去曰陽明先生不我欺也鄉縉紳懷留之乃與諸生約端趨向篤踐履毋傲以亢母諂以卑母脂葺突梯以媚世諧俗于是贊節餽遺皆不受養母之外泊如也于是祭必禋潔飲鄉必慎選擇弗襲其故也于是司教以憂去者有助諸生之貧者有助弗量其出入之豐約也甫六閱月士風翕然丕變而去志復作矣十月望日具冠服辭聖廟郡別諸生曰吾無緣師汝矣諸生咸咨嗟垂涕跽而請曰弟子之遊郡庠也遠者二十有餘年近者十年七八年又近者三四年

乃今始得吾師何來之暮而去之亟耶我齋曰吾之去也猶吾之來也陶靖節彭澤八十日而吾倍之矣二三子何患乎無歸諸生知其決不可留乃奔于鄉縉紳又群留之不可乃召命畫史肖其像將祠之而乞言以頌其美予聞有道者重而內喪已于物謂之倒置之民我齋明于義利之辨決于去就之幾如此不謂有道之士邪予知其去而歸其鄉也不徒放浪江湖自適其閑雲野鶴之性而已將以鄉先生自處以所得于父歸者陶銘後進考德問業者不虛其來異日出而仕焉皆將自

樹立以無遺我齋愧則其去猶就也願不偉哉而諸生戀々不忍之意猶鬱々乎弗紓予辭也拙無能遽解之

明文海卷二百八十二

